

周倩

评书泰斗袁阔成先生的逝去唤起了我们对旧日简单和纯真的怀思,这其中既有面对岁月奔腾的无奈,也有被繁芜物质绑架的恐慌。眼前的这个世界繁荣迅捷,却缺少一些丰厚润泽的底蕴,很多东西转瞬即逝,来不及回味与品鉴。

慌! 躲在时代角落里的评书逐渐死去了吗?

李令飞

评书泰斗袁阔成先生驾鹤西去,享年八十有六。消息传出,黎庶齐惜。袁先生作古,是传统曲艺艺术的一大损失,同时也唤醒了不少评书爱好者对于旧日时光的怀思之情。

先有袁阔成而后知有三国

中国的四大名著家喻户晓,影响深远。对于许多民众而言,四大名著的启蒙往往并非直接来自原著,而是口口相传的评书等曲艺形式,这其中袁阔成先生的评书《三国演义》极具代表性。笔者对于《三国演义》的最初接触,就是来自于袁氏评书,在个人心中,是先有袁阔成,而后知有三国。相信,在电视等媒体普及之前,每天中午放学回家,急不可耐而又欲罢不能地听袁阔成的三国评书是很多70后和80后人生中一个难忘的回忆。而今,斯人已去,既标志着时代的远去,也意味着我们这一代人关于青春童年记忆的斑驳泛黄,更呈现的是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多媒体面前的孤绝与脆弱。如何不让人唏嘘?

明清以降,作为京畿门户的天津成为中

国多种曲艺艺术的繁衍和兴盛之地。袁阔成出生于津门曲艺世家,其父辈袁杰亭、袁杰英、袁杰武就是当时颇负盛名的评书艺人,号称“袁氏三杰”。袁阔成自幼习艺,可谓“家学渊源”。18岁时,即以短打书《十二金钱鏢》、《施公案》成名。在电视网络等新媒体普及之前,评书和其他曲艺形式一样,既是艺人谋生的手段,也是文化传承散播的重要载体。袁阔成对于评书艺术的贡献更体现在他对传统的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他以个人独特的艺术追求和文化理解,以一种下里巴人的形式表达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阳春白雪的智慧和思想。

袁阔成评书字正腔圆,声情并茂,而且幽默生动,就他的《三国演义》而言,笔者以为首先是语言极具感染力,幽默诙谐,引人入胜。只有具备了吸引力才能让人驻足流连,特别是对于早先摆地开场的民间说唱艺术,瞬间抓住人心吸引眼球至关重要,否则难以生存。当年,袁先生的《三国演义》之所以能吸引大批少年儿童,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通俗易懂诙谐幽默的艺术风格。其次,评书,还体现在一个“评”上。袁阔成在他的新评书《三国演义》中,对于不少事件、人物都提出了中肯的富于建设性的评价,文史性很强,这种创新对于三国历史文化的普及和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故此,袁阔成的三国评书已经成为《三国演义》评书的标杆,无人能及。先生对于评书艺术的贡献,还在于常常旧书新说,或者以传统的方式表现新的故事。前者如《水泊梁山》,对于名著进行了现代价值观的评说,更具时代感,后者如《烈火金刚》、《红岩》、《林海雪原》等等“红色评书”,对于特定价值观的经典又能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表述,毫无说教

感,十分接地气。

袁氏评书,通向新奇未知的一道门

人类历史文化的传承历来有两条主要道路,首先是以文字记事的书籍,其次便是口口相传的说唱形式。评书艺人常以周庄王为祖师,这和木匠业以鲁班为祖师、梨园行以唐明皇为祖师一样,都是查无实据事出有因,大抵都是从从业者,为了师出有名而祭出的江湖大旗。具体到评书一行,源头应该追溯到唐代,彼时出现了一种和评书相似的曲艺形式,称为“说话”。到了宋代,“说话”得到了进一步的兴盛发展。“说话”之初,以佛教典籍为主,自然与唐代尊佛传统有关,后来进入世俗社会,逐渐成行,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水浒传》的雏形都是“说话”的“话本”,仍然有别于现代评书。真正的评书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柳敬亭,在他之后,评书逐渐从说唱艺术中独立出来,成为只说唱不唱的曲艺形式。今人有“古有柳敬亭,今有袁阔成”来评价袁先生的艺术地位,足见袁阔成在现代评书艺术史上的地位。

袁阔成先生生前也坦承评书艺术日渐式微,他甚至专门研究周杰伦走红的缘由,引为他山之石,欲为传统评书寻找生存的道路。这既是先生对于文化传承的责任与道义,也是对于评书这门艺术的厚爱与难舍。今日,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不少评书爱好者利用网络这个新媒体进行着评书的传播与革新,尽管声势不壮,和者甚寡,但执着之意可敬,探究之情可鉴。我们期待传统评书艺术能够焕发新颜,与时俱进,流芳千古。待得他年花开日,不负先生笔勉情。

业界人士评论袁先生,自然以先生的专业成就和艺术特点为评判内容。例如他对传统评书的革新和发展,他首先撤掉传统评书的书桌,使评书成为结合肢体语言的半身艺术,成为更加综合性的表演艺术形式。再如有人评论袁阔成评书的特点是“漂、俏、帅、脆”,更有“语断昆山分石玉,言倾沧海鉴鱼龙”之誉。而对于笔者而言,袁氏评书过去是



漫画/赵春青

通向新奇未知的一道门,现在则是回味悠悠岁月的一首歌。想当年,电台版的《三国演义》播出时,袁阔成给当时娱乐单一的人们带来多少希望与欢乐,它满足了一代少年儿童对于英雄的幻想,在理想主义还是以神圣面目出现的年代,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一次积极健康的传播。我们可以断言,对评书艺术有感情的人,至今仍然多少会恪守一些传统的信条。文化力量的强大与绵韧,很多时候不以雷霆万钧之势出现,而是润物无声地滋养。

被物质绑架的传统艺术

在新媒体普及之前,以评书为代表的许多传统艺术就是历史文化的重要传播媒介。比之于书籍局限于一定的文化阶层,民间艺术则服务于下层劳动人民,市井街巷,田间地头,不拘一格,不限形式,不避受众,乃是民族文化绵延记忆的重要载体。当年,另一位评书大家刘兰芳在“文革”结束之后演说的《岳飞传》契合了当时拨乱反正,沉冤昭雪,百废待

兴的时代背景,在全国百余电台播出,可谓万人空巷,盛况空前,成为当时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盛事。可见曲艺艺术在信息传播和表达上的独特魅力,而袁阔成等老一辈评书艺人的艺术作为,更是一个时代的珍贵留音,既是民族文化的声音,也是民众心底的声音。网络时代,世界更加多元化。一切传统在网络的肢解之下,变得支离破碎,甚至以怪异扭曲的面目出现。

于是,我们经常会怀思逝去的简单和纯真,这其中既有面对岁月奔腾的无奈,也有被繁芜物质绑架的恐慌。眼前的这个世界繁荣迅捷,却缺少一些丰厚润泽的底蕴,很多东西转瞬即逝,来不及回味与品鉴。许多极富传统气息和文化韵味的美好形式都被逼得死亡消失,戏曲、相声、大鼓、评弹、快板等等,自然也包括评书艺术,很多时候在新媒体挤压下成为一种尴尬的存在。在被更具侵略性的网络媒体围剿和一代又一代的新人抛弃之后,我们的传统难道只能躲在时代的角落里逐渐死去?

再提三·一五, 还管用不?

人人人都知道3.15是个打假的日子,可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受到普遍关注的呢?我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印象里在我的童年及少年时期很少听到“消费者”、“权益保护”这样的名词,那是个市场经济机制正在形成中的年代,大概人们对买卖诚信的理解还不足以想到付诸于法律手段。

我记忆中关于3.15的特殊记忆应该是始于2003年以后,我的本科专业是法学,大二的一个周末和同学一起去北京市海淀区消协做实习生,几个怀揣法律梦想的青年带着责任感与使命感坐在办公桌前,一面认真阅览消协法,一面紧张又兴奋地竖着耳朵随时准备接听投诉电话。记得那天只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在海龙电子商城买了一台电脑,因质量问题与商家交涉不成想寻求帮助,我记得当时我们几个同学很认真地帮他查法条,念给他听,然后告诉他要保留发票等证据,还要录音……说了好多之后,那人问:“你们不能帮忙过问一下吗?”无奈地很,因为那天我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把来电投诉记录下来,等周一上班工作人员来处理。不知道后来怎么处理的,那件事在我心里挂了很久。

后来,每年的3月15日前后都能听到关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各种宣传,似乎人们越来越关心这个日子了,法律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了。再后来,公共媒体又开始关注了3月15日之外的日子,呼吁人们不要把3.15当节日过,强调每天都应是3.15。但不知你发现没有,总是到3.15那几日,商家更关心自己的声誉,消费者维权也更理直气壮。

现代工业化生产的飞速发展与生产技术的革新运动,促使消费品日渐增多,消费结构日趋复杂。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消费事故和难题,对消费者权益造成严重的侵害。为了应对这种问题,1983年,国际消费者协会把每年的3月15日定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1984年12月26日中国消费者协会成立,中国消

费者协会于1987年加入国际消费者协会。从这一年开始,每年的3月15日都有“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咨询服务活动,1991年3月15日,中央电视台经济部的编导们推出现场直播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消费者之友专题晚会,之后每年都会会在3月15日推出“3.15晚会”。关于央视的“3.15晚会”确有其神奇的地方,被曝光的商家自不必多言,那些没被曝光又经受良心拷问的商家想必都在那几天为自己捏把汗,抱着侥幸心理看晚会吧。今年因为两件窝心的事,让我对3.15又多了几分期待。一是年前我给父母在某知名品牌专卖店买了两袋半干海参,嘱咐店家先泡发一袋,吃完再发另一袋,过年回家满心欢喜孝敬爸妈,吃了两天,发现不妥,一个海参头天晚上从冰箱拿出来解冻,第二天早上还没开水烫过,只用水一洗就碎了,过完年愤愤地拿着海参去退,一个戴眼镜的胖胖的男子,一口一个“大姐”地叫着,先是说我们吃海参的方式不对,他们家的海参不能煮;又说海参泡发程度不同,他们家的海参就是这个泡法儿,我急了说:“我买海参,到底是让你吃还是我们自己吃?你用自己的标准来要求我,那我干脆都给你吃得了。”他快快地无语,过会儿又强调:“反正我们的海参没有问题,要是有问题也是事先没沟通好,泡发方式不当。”那天下午,我就为这一袋海参争来吵去,最后看他实在不给换,就只好妥协,让他把寄存的另一袋先泡发几个,这次按着我的要求泡发,试吃后再决定。那天,我全程录了录音,一周后,海参发好了,一吃,还是那么软,没一点嚼劲。我气愤地想回去找他,但爱人拦住了我,“算了,还能将就着吃,别为了这点事再去气自己了。”哎,只能凑合了,但绝不再买这家海参。

很遗憾,当年关于法律的理想抱负没有在我的生活里体现出来,我想我也代表了中国一部分老百姓的心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吃一堑长一智。又过了没几天,我老家的一个亲戚过来找我们,说他们前段时间在某珠宝城买的一串珠子与当时商家给的承诺不符,说是纯天然,回去找人一鉴定有几颗是经过处理的。拿来找商家退,商家先是说绝对没有质量问题,后来被指出几处漏洞之后,又说是你们私下里换过的,买的时候不是这几颗。好嘛,这可不是能就将就凑合的事了,这是赤裸裸的商业欺诈啊,我们很气愤地找到该商场的市场部人员,当时一个姓刘的女士出面调解,我听见她小声对商家说:“你们这确实有质量问题,马上就要3.15了,要是被查出来,商场罚钱可就不只是退还原价这么简单了。”商家害怕了,当时就答应给退,但钱要第二天打到银行卡里,亲戚很实在,当场就把那串珠子和收据都给了市场部的人,第二天,没收到钱,第三天,再打电话去问,市场部的另一个人接的电话,质疑又来了,说:“你们找哪鉴定的?我们要重新核实。”亲戚说,坏了,东西和收据都给人家了,钱更难要回来了。更可气的是,没赶上3.15的晚会,现在再去拿3.15吓唬他们,还管用不?

没有疑问的东西会让人糊涂

已经被思绪扭曲得变了模样。

几十年来,梦境和现实画面一直是我深刻的记忆,当初看到达利作品时,内心瞬时的反应就是想起曾经的梦,这大概就是喜欢的理由了。之后虽然也读过一些关于达利的评论家文字,但似乎没有找到另外的缘由。理性地讲,可能真是说不清楚为什么喜欢,就像不相信关于《女人头像》的细述应该是什么一样。

不仅是关涉画作的感触,现实里很多亲历的时间,对我而言也是不太明晰的。回想“接着我”的母亲,当然可以按照成年的理解来推测慈爱的心绪,但我知道,那不过是简陋的“妄断”,自己未必会真的同意,我就不记得当时自己的心境,放在当下也还是无法推知,更可能的是,彼时的我也不能清晰明白自己的意念。

情感不容易说清楚,这个可以理解,而道理或者思想之类的学问,在很多人看来怕是不能糊涂的,必须明确透彻。可能是我脑子烧坏了,觉得比之情感,应该明确透彻的东西更让我晕乎。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没领会各种“中心思想”,不少时候莫名其妙地就不同意课本明确标识的东西,其中的原因当然不是我有什么创新的冲动,主要是那些“神父”细密论证的道理我搞不明白,更严重的是,我喜欢不明白的东西,就像达利的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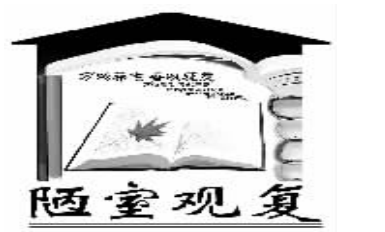
记得大学时代有个老师讲课,喜欢东拉西扯地把各种观点都乱说一通,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同学们都认为无目的,无方向的乱跳很过瘾,简直没办法记笔记,关键是对错难辨。有负责的同学据实向系里报告了这个严重的状况,结果老师并不买账,“那些观点

我也搞不清楚。”老师在课堂上说,他要求我们了解、思考那些没有澄清的问题。

为了脱掉愚笨的帽子,开始了解老师说的“糊涂”问题。在经历老师问或许不够的疑惑之后,我知道了罗素老兄几乎一生都在反叛自己曾经以为证明清楚的判断,大概英语世界流行这种“混乱”,维特根斯坦入籍英国后也说自己的《逻辑哲学论》问题多多,再后发现支持重新解释哲学的理查德·罗蒂也不同意自己先前的观点。据说德语人士才有坚定的信心,像哥尼斯基村的康德,也不惜用10多年的苦思构筑“严密的体系”,然而他诸多的“批判”最后却被不少哲学教授归到文字游戏——什么问题都没说清楚。连康德自己也对逻辑这种明晰的判断发难,“我从未对逻辑学家们关于一个一般而言的判断的解释感到满意。”因为它是有缺陷的。

面对这些繁杂的遗产,终究还是有点收获:自己应该没有那么笨。其实提出能引发思考的观点,问题就不错了。与自信无关,也并非怀疑论者立场,我学会了不再想象观点应该论述清楚,也不会去那样做,这大概是对哲学晦涩的一种体会吧。记得有位大师说,哲学家们总是喜欢把光明送入黑暗中。最初还以为这是一句嘲笑的话语,毕竟清晰明晰的文案才是习惯的逻辑,后来才明白,寂静的暗夜才有沉思。

想到自我的表象充斥着那么多虚构的东西,那些执迷于论述清楚的人焚烧过布鲁诺也就不奇怪了,倒是应该感谢那些眼光没有放在论说上面,却带来无数疑惑的家伙,是他们使人类站上了新的台阶。



欧阳

我不太喜欢康定斯基或者立体主义那些线条和斑块堆积的残片,感觉画面无序躁动让人心烦,加上专业理论训导的缺乏,实在不能偷到美的体验。可第一次看到达利的画就非常喜欢,诸如《记忆的水恒》、《梦境》什么的。按说不太应该,因为内心里认为所谓现实主义、抽象主义之类,都可以放到一个乱七八糟的箩筐里。想来喜欢的理由也许是萨尔瓦多·达利杂乱的画面中透着宁静的关系吧,如若不然,大概就和我幼时的梦境有关了。

幼时扁桃腺不太听话,动不动就发炎化脓,紧跟着就是发高烧,眯眼糊涂的时候,小脑袋里经常出现各式各样的色彩和画面组合,有时候杂乱,粗野的色彩线条会构成骷髅一样的弧形画面,如粗野变形的龙卷风画面(蒙克的《呐喊》一定是梦游时的作品),但我并不害怕。有一次粗狂攻击的不同色调突然握手言和,友好地相互拥抱、渗透起来,老树皮似的线条变得细润,无论如何跃动、旋转,都不改画面的柔顺平滑。随着静谧地平复,我睁开了眼睛:母亲搂着我,年轻而美丽的面容

李国选

孩提时代,记忆深刻的是春荒时节人们恐慌的表情,那时农村粮食紧缺,到了春夏季节,就有揭不开锅的时候。家庭主妇聚到一起,话不过三句,便长吁短叹。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等米下锅的心情实在不是滋味。此时,母亲却表情沉稳,她宽慰大家:“别犯愁,过几天土豆开花了就能不着人。”

母亲说得有理,土豆开花时开始结果,乡亲们称为“坐蛋”,几天后花谢,就可以挖出蛋黄大小的嫩土豆,用以充饥。每天,母亲用柳条筐盛着土豆放进小河,双手来回揉搓几遍,那土豆皮便随水流去,筐里全是白生生的土豆。母亲用咸腊肉把锅底擦亮,土豆贴锅、豆角置于中间,再放上适量的水,加上葱花调料,一袋烟功夫,揭开锅盖,香味四溢,尤其是那土豆贴锅的一面焦黄透黄,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将炸熟的土豆、茄子拌以辣椒酱,再喝上一碗玉米米粥,真是极佳的绿色食品。整个夏天,乡亲们就是靠这种以土豆为主的农家饭菜熬过来的。由此,母亲常念叨:“土豆是个

宝疙瘩。”

土豆的魅力也表现在冬天的夜晚,四五个人围着火盆听故事婆子讲南北朝北国的演绎故事,到了七八点钟,人们坐不住了。母亲就从草囤里拿出几个土豆埋进火盆,待土豆熟了,每人分得一个,剥去表皮,露出焦黄的外层,咬一口香味直冲鼻腔。这时候,母亲在一旁感慨地重复那说了多遍的话题:“土豆可是个宝疙瘩,打四平那阵子,围得城里人没吃的,用一个土豆就领走大学生做新娘。”听的人赶紧回应:“那是,那是。”吃完了土豆,接着听故事,直到上下眼皮打架,才打着哈欠消逝在夜色之中。第二天,人们又聚拢来听故事,母亲照样提供给每人一个烧土豆,冬天过去了,满满一囤子土豆消耗殆尽,母亲毫不心痛,她为自己的劳动收获被乡亲们享用而感到欣慰。

说土豆是救命菜一点也不为过。表哥的女儿英子刚满月,表嫂弃女跑回娘家。英子嗷嗷待哺,表哥抓耳挠腮,母亲同样沉稳地说:“不用怕,有土豆就能把孩子喂大。”她将煮熟的土豆拌以白糖,用小勺一点点地喂英子,颤声说:“苦命的孩子,你是土豆托生的。”土豆哺育下,英子出落成标致的大姑娘,出嫁那天,进门噗通跪下,给母亲磕了3个响头,泪流满面地说:“姑奶奶的救命大恩,我永远忘不了。”母亲感叹地说:“孩子,算你命大。”她拉起英子,郑重地嘱咐:“无论过啥日子,都甭忘了土豆是个宝疙瘩。”

种植土豆先要挑选土豆母,母亲拣芽眼



该做的事和想做的事不一样,这是大部分人快乐不下来的原因。

土豆是个宝疙瘩

多,分布匀的土豆作为母本,再根据气温或盖或晾,总能先于别人家几天使土豆长出合适的嫩芽。母亲左手拿起土豆,稍一搭眼,右手的切刀就像变戏法似的切成了几块,而且大小适宜。这样,我家的土豆要比别人的早出土几天。一些“老把式”不服气,在地头转转去犯嘀咕,不免刨根问底。母亲微微笑答:“土豆是个宝疙瘩,可糊弄不得。”

土豆是块茎作物,土质松软,个头才长得大。栽植前,母亲总要五指并拢插进土里检查松硬度,发现不符合之处,就一脸严肃地要求重新翻耙,脾气倔犟的父亲不得不服从指令。这样,我家出产的土豆个头大、表面光滑,招人喜欢。

土豆的天敌是瓢虫,这小东西落在秧上,

油绿的叶子就变成枯槁的网状,影响产量,盛夏季节,母亲每天在地里捉瓢虫,豆大的汗珠从脸颊滚下,湿透了布衫。别人笑她过于执拗,都说这无遮无拦的菜地,瓢虫长着会飞的翅膀,你捉得过来吗?可是母亲却认为捉一个就少一份危害,结果,免受瓢虫祸害的土豆秧叶绿油油,格外壮实,收成不言而喻。

母亲和土豆的故事在我的军旅生涯中也写上了一笔。那年,我当上了后勤部长,春耕时节,母亲来部队照看小孙子,还带来了切刀,手把手地教战士们切土豆种,军需科长乐得直拍大腿,说天底下哪里找这样的义务培训师啊!

栽种那天,我正在伏案办公,不曾想母亲推门而入,气呼呼地说:“你看汽车连菜地那土质能长土豆吗?”话音刚落,母亲拽起我向屋外走去,边走边嘟囔:“土豆是个宝疙瘩,可糊弄不得。”

在母亲指导下,战士们将土地重新翻耙一遍,直到她点头认可,才栽上了土豆。到了收获季节,连长拎了一塑料袋土豆送给母亲品尝,母亲仰头大笑,随即说:“土豆是个宝疙瘩,可糊弄不得。”